

樱桃好吃树难栽

周善梅

季,才偶尔进城一趟。卖完樱桃,如时间将就,会去看看城里读书的孙子,捎去半筐红红的樱桃,看那张樱桃小嘴将樱桃一颗颗喂进嘴里,再吐出果核,老人心满意足,欣慰地笑了。

“爸,好不容易进趟城。今天莫走了,就住城里吧。”

“还早咧。树上还有蛮多恩(樱)桃没摘,我要赶回去呢。”谢绝儿女的挽留,匆匆下河,去赶下午四点的班船,回去后还可以在樱桃树下兜一圈,看看哪树红了就摘哪树。

卖樱桃只是借口。他们天不亮起床,为的是看望许久没有回家的儿孙,送上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樱桃,让樱桃小口尝尝新。

大多数时间,老人们都在守护在果园,像进城的儿女守护着孙子。

每年四月二十日到五一的十天内,是樱桃成熟的最佳时节。樱桃开园啦!大大小小的汽车开进沙落坪。人山人海,红男绿女的城里人打破了山乡的宁静。停靠在公路边,农家院子里,公路两边是樱桃树,红通通的樱桃挂在绿叶间,煞是诱人。路边摆放的,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樱桃。随便带一篮走,还是自己爬上树摘,凭你的体力,看你的喜好,来的都是客,树下管饱,走时随意。顺手牵羊走树下的地米菜和黄花菜。

如今,沙落坪的果农大方着呢。换作十年前,你要摘了路边树下的樱桃,哪怕一粒,翻山越岭地找你赔,骂你贼,让你狼狽不堪落荒而逃。

樱桃金贵着呢。樱桃好吃,树难栽。

樱桃树的鼻祖始于三百年前的曹家老屋。当地流传一种说法:曹老爷在四川做了典长,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院长。告老还乡时,带了一株樱桃树苗,栽在天井庭院。春天一到,惊现满树繁花。繁花谢后,结了一树的樱桃。甘甜可口。曹家老爷倒也大方,施众乡邻。从此家家户户从曹老爷的院子里移栽出小苗,都种起了樱桃树。一棵樱桃树繁衍出后来的两千余亩。

这曹典长的故事颇具传奇。据说他当年在田里犁田,听说县城来招人。二话没说,辍耕之江边,顺着长江游到巫山,一考就考取了。考完之后突然他想起田里的耕牛,折身往家跑。一个猛子扎进江水,逆流而上,体力渐渐不支,幸好

被几个浪头卷到岸边的沙土里。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,牛还在田里等着主人。牛对主人的忠诚,主人对牛感激在当地传为佳话,大概也是他解甲归田回报乡邻的原因。

一棵樱桃树的长成,得等。一年,两年,甚至是几年。等母体长出来的幼芽发育成形,有了自己的根系之后,再轻轻地分离开来,移到旁边相同的土质里,长大后,就分不清哪是母亲,哪是孩子。就像歌里唱道:“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。”

这是一个庞大的樱桃母系氏族。尽管在岁月进展得很缓慢,但所有的樱桃树都来自同一嫡祖,没有外来种族的侵犯,干干净净的纯种血统。春天,开一样的花,朵朵饱满鲜艳。夏天,结一样的果,粒粒甘甜沁人心脾。所以,只要是大溪樱桃,闭眼可入。

不下苦功,花不开。

我有一同学,是专门做跪李技术指导的。我向他请教樱桃树的栽培技术,他很歉意地说只懂得李子。我问:“李子怎么修枝?”

他说:“一般一杆三枝,分支上去掉背上和背下的,留两侧旁枝。”

我又问:“剪老枝还是新枝?”

“老枝!”

几乎是没思考的余地,很快发来两字。我心里猛地一颤,想起斑羚飞渡的悲壮场景,中老斑羚用自己的身体为小斑羚在空中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。物种总是用牺牲来成全种族的延续。新陈代谢其实是个多么伟大的词汇,万物演绎出如此悲欢。

徜徉花间,我细细察看每根树枝的形状,发现它们都呈开心的姿态。在欢笑,在私语,和阳光嬉戏,这是樱桃甘甜的密码吧。

花枝有形不死,无形不乱,每个枝条都有自己生长的姿势。其间经历了短截、缓放、回缩、疏枝、摘心、扭稍、刻芽、拉枝、环割等环节。我们看到的美,都是历经淘汰后雕刻出来的生命。仰望这些生命,我们理应膜拜。

樱桃熟了。像翡翠挂满枝头,却是待自深闺无人识。大溪沙落坪位于瞿塘峡口,古时的交通驿道,一直走长江水路。只靠村民摘了一篮一篮,坐船提到城里卖。这只是杯水车薪,大量的樱桃眼看就要落地化泥。再应树看在眼里,急在

心头。

从小走南闯北,作为开了五年货车的资深驾驶员,他深谙大道不通客不来的道理。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。千根线,万根线,落到村里一根针。作为社长,他在院坝开动员大会。修路要占水田,水田是社员的命根。修公路可以,只是不允许占水田。村民提出条件,拒绝签字。

再应树欲带头签字,一长辈当场宣告:“树娃子。你签字后决你祖宗八代。”会后,他抱定被爹骂的决心,将家里的七分六厘水田让了出来。半夜找了几个年轻人把修路田坎挖缺,田里水放了。乘着月色半夜逃跑,在外躲了一月有余。

公路通了。货车开进来了,一筐一筐的樱桃运走了,果农捏着一沓厚厚的钞票,怀疑自己在做梦。汽车开进来了,孩子叽叽喳喳地往树下跑,摘樱桃,吃樱桃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

已是村支书的再应树至今记得同族长辈的一番教诲:“所做的任何事,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步入这一行当,郑重其事地搞这事。多年以后,要对得一句话—如某某支书搞得还可以。”为了这一句话,他放弃了到湖南去企业发展的机会,放弃了货运日挣千元的好时机。看到满山的果树,看着村民幸福的生活。尽管现在月人只有千元,但他很富足。

“小碗,结了婚,你们俩立马到湖南来,我这里给你留着职位。”

夜凉人静时,他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遥想。如果当年去了,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生。

爱因斯坦说,只有献身社会,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。卡耐基在书里告诉我们,共赢是人生智慧。利他,是最高境界的利己;共利,才能共赢。

劳动,创造了美好的世界。干净的院落,喷香的烤鱼,杯筹交错。樱桃花盛开在氤氲的三月的夜晚。樱桃花谢了,李子花杏子花次第开放。春天的花终会落幕,幸福之花却会常年开在沙落坪,和每个人的心里。



藤萝花饼

陈嗣红

今年的春较往年来得有点晚,气温像过山车一般让人猝不及防。昨天,人们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今天的穿搭在一天之内就过完了四季。清晨着厚厚的羊毛大衣,随着温度的升高,上午就换上了春装,到了中午穿在身上的就只有连衣裙了。一夜之间,从寒冷的冬季直接就飞奔到了初夏。花儿也疑惑不解,它们还悠闲地在半梦半醒之间等待,没有收到明天就要绽放的预告。今天,那些早起的花苞在温暖的阳光里,突然就惊醒过来,它们迫不及待地打开身姿,匆匆唤醒身边一大片还在做梦的花儿们,接着又是一大片。田野,即刻就热闹起来,春花竞相开放。巫山的大地,一夜之间,就被万亩李花装点成了雪白的,如婚礼殿堂般的洁净,点点桃红柳绿点缀其间。那场景,美丽,神圣,梦幻,还充满希望!

清晨,文峰观的阳光,金灿灿地照在院子里,有玫瑰的芬芳飘过来,于是,寻芳而去。早开的玫瑰,正娇艳地绽放在枝头,它们毫无顾忌地,迎着朝阳,将艳红的身姿恣意打开,花瓣散发着浓郁的,让人迷醉的诱人芳香。抬头望去,牵在玫瑰上方的紫藤花,也猛地从藤蔓上垂了下来,在阳光下闪着紫色的光芒,让我惊喜不已。三月突然到来的暖阳,让花儿们都有些迫切,生怕自己错过,于是,都竞相奔赴这一年一度的花的盛宴。

初识紫藤,是在一部老电视剧《紫藤花园》里,男主因为善良的女主喜欢紫藤花,而将整个庭院都种满了紫藤,那满院子一架架的紫藤花实在是太美丽了,那些浪漫的珠串似的紫色花朵,从此就留在了记忆里,于是,想有一个小院,种一架紫藤。而如今,种紫藤的目的已没有当初那么纯粹,只因在一本书里看见了藤萝花饼。

藤萝花饼,光是名字就已经浪漫到了骨子里,何况还那么美味,我想,很少有人能挡得住它的诱惑吧,特别是爱美的的小女人们。

紫藤花的样子与槐米相近,紫藤长在藤蔓上,紫色的花,而槐米长在树上,花白色,都是清新的香味,都有各种吃法,甜的,咸的,蒸的,炒的,烤的等等,你可以任意想象发挥。但我最心心念念的还是很久以前,书上看到的,甜馅的酥酥脆脆的藤萝花饼。于是,摘下第一筐紫藤,用黑芝麻花生碎,加点黄油和糖,与紫藤揉在一起做成藤萝花饼的甜馅,再用面粉做成酥皮包入做好的甜馅,像蛋糕一样表面刷一层蛋黄液,入烤箱烤十分钟。出锅的藤萝花饼香味诱人,颜色金黄,拿一只品尝,入口酥脆的外皮夹裹着紫藤花的清香,甜而不膩,十分美味。

在午后的阳光里,邀三两朋友,将小木桌摆在正怒放的紫藤花架下,藤萝花饼盛在桌上的小瓷碟里,冲一杯瑰夏。聊天,静默,看书,也热情赞美藤萝花饼的美味。就这样,在有玫瑰花香的紫藤架下,让时间慢慢流逝,他们在慵懒地,漫无边际地虚度在仲春的阳光里……



《大溪樱桃花》

卢先庆 / 摄



“山深未必得春迟,处处山樱花压枝。”记得小时候,我家房前屋后种有桃树、李树、樱桃树、杏树等。樱桃树总是被栽植在门口向阳的地方,因为樱花是报春花,更是农人的报时器,见樱花盛开,人们纷纷走出户外,踏青赏花,开始春耕春播。每年樱花含苞待放时,母亲的电话便似春风如约而至,敦促我们早日回去赏樱花。年年春风至,岁岁樱花开,赏樱花成了我们母子之间的约定。无论多忙,我总要找时间回去,陪母亲在樱桃树下聊天、合影。

今年的春天,来得似乎有点晚。风吹了一夜又一夜,细雨下了一场又一场,老家的樱花却迟迟未开。朋友告诉我,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的樱花已开,母亲大喜,拉上我们同去赏

大溪赏樱

赖扬明

樱。

每天去往大溪的船只仅有早上8时和中午12时两班,为了早点一睹樱花芳容,我们选择了早上8时的班次。登上船只二楼,放眼望去,天空明净,江水碧绿,和两岸的青山、农田一同绘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。春风乘兴而至,轻轻地撩起江水,卷起阵阵涟漪;朝阳乘兴而来,洒下万丈光芒,高峡平湖大美尽显。

长江打大溪而过,将大溪一分为二,一半在江北,一半在江南,但大溪的樱花却开成了一片,开成了赏心悦目的花海。

大约一个半小时后,船只在大溪码头停靠,我们径直朝沙落坪而去。同行的好友就出生在这里,此行一为赏樱花,二为寻乡愁。

走进沙落坪,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新民居出现在眼前,屋顶升起的缕缕炊烟,更添灵动。偶尔有几声狗吠传来,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的记忆。我们不贪恋春色,只对樱花情有独钟。沙落坪大片大片的樱花已进入开花期,我们兴奋地围绕着樱花树转。我们不是蜂蝶,不采花粉,只采春光;我们不是鸟雀,但我们为这樱花欢呼雀跃。

樱花由五片白中透粉的单层花瓣组成,娇嫩的花蕊带着几分柔軟的黃,散发出丝丝缕缕的花香,浸染在雨后的空气里。一树树樱花或盛开,或含着待放,或紧密相挨,或傲然独立。一朵一朵,一簇一簇绽满枝头。樱桃树的叶子远离花丛,颜色淡淡的,几乎与树枝融为一体,绿叶成了这个五彩斑斓春天的点缀。远远望去,在樱花的映衬下,沙落坪的草木显得格外活泼。

樱花似雪,游人如织。我们离开时,微风吹起,花瓣随风而舞,缤纷而落,或洒满草地,或飘落水面,成为另一道景致。



夏荣奎的诗

看桃花

在溪沟村,对一树桃花看了两眼
第一眼,灼灼其华,风姿绰约
第二眼,寂寞无主,顾影自怜

东风吹来,哗啦啦的颤栗
从根部直达花蕊。空气震荡

当我把这狭长地带上一唯一的一树桃
花

想象成一块红色伤疤时
野炊的炊烟就张牙舞爪

堵住了我身体里乱飞的石头——
它们仅仅是不合适宜地把烤肉味的

空气
擦伤

豌豆花·白蝴蝶

豌豆花开了
豌豆花上有白蝴蝶

豌豆花不动
白蝴蝶也不动

我轻而易举找到白蝴蝶
就像一个镇那么多村子
我一下子就找到了
段家村

与一只猫相遇

它远远看见你
跳上破损的防盗网
消失不见

你听着自己
身后的脚步“喵——”
落下一声猫叫

这个傍晚,猫与你
相互印证

